

我心將永留中國

以下為與聖十字司鐸會，秋逸安神父(Fr. Esteben Aranaz)訪談的內容。邱神父在服務了台灣和中國大陸從事司鐸工作六年後，將返回西班牙。

2009年6月17日

您為何千里迢迢從塔拉索那來到台灣呢？

吾主一點一滴地提示給我。我們不時會接到一位從我們教區去到一所台灣

隱修院修女的消息，很清楚在台灣仍有許多人還不認識基督。

1999年的聖誕節，我邀請一位年輕的中國朋友來我的堂區，他在西班牙合法居留和工作的簽證有些麻煩。小楊並非天主教徒但是他真誠、慷慨的個性讓我們之間的友誼輕而易舉地建立了起來。

平安夜那天我們在教堂裡，他幫忙張羅著我舉行子夜彌撒所需要的東西。當他見到小耶穌像時，他告訴我小耶穌”告訴他”三件事：「第一，他是從天堂來的，並不像我們；第二，因為他很小，他有個非常愛他的媽媽；第三，他張開著他的雙臂，因為他愛所有的人。」

在那之前我還在考慮該如何向他解釋聖誕節的意義，然而現在看來，所有解釋都已不需要了。他那簡單樸實卻又深遠的話深深感動了我，我不禁燃起念頭：「耶穌，在中國有多少人不

認識你啊！」也從那時起，在我心中便感難安，想去中國。

在2000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勉勵我們去「Duc in altum!划向深處！」，我便認真的考慮起去中國的可行性。這句話一直不斷縈繞在我腦海，除此之外同時我也深受主業會監督為了第三個千年的開始所寫的信而深受感動，他激勵他的兒女們在使徒工作上設下「更大膽的目標」。

可是你不已經是位神父了嗎？

是的，但是那仍舊不足，我必須要下定決心。因此在去羅馬的一趟旅程中，我在聖方濟•沙勿略的遺髑前祈禱，這位聖人曾捨棄了一切前往亞洲。我請求吾主：「請給我一個清楚的徵兆，如果祢想要我去中國，這不是個簡單的決定。」

當我剛踏出教堂時，一位從亞洲來的修女在街上和我打招呼：「請為我的國家，中國，祈禱。」我嚇呆了，回

答她：「修女，你不知道我是多麼深切地為中國祈禱著。」這是個我一直在等待，再明顯不過的徵兆了。我再也沒有理由裹足不前了。

當我告訴我的主教時，他百分之百地全力支持我，說道：「我怎能拒絕一項對普世教會的服務」，而我對他懷有無限感激。

您如何著手開始呢？一開始是相當棘手的。頭兩年我每天的生活是舉行彌撒、苦讀中文，還有做好我的生活計畫，像是玫瑰經和祈禱。我從彌撒中得到很多，了解到那為何是每天生活的高峰。也因為我不能做其他事，我不斷為那些我還不能溝通的人們祈禱再祈禱。

您是否曾覺得孤單呢？

不，我從未覺得孤單過。身為一位聖十字司鐸會的會員，我可以去主業會在台北的中心，接受靈修指導和培育。在那兒，我找到足夠的力量，讓

我不灰心意冷。此外，我還有我家庭和許多朋友們的祈禱，作為我精神上的支柱。

最終，經過那兩年後，台北的總主教指派給我一間有著120位教友的堂區—聖母顯靈聖牌堂(那也是聖施禮華相當鍾愛的聖母像)。我當時問主教：「我要協助哪位神父呢？」他回答：「你會是那裡唯一的神父」。我感到一股強烈地渴望想開始工作。

我第一次的中文講道實在是場大災難！但是，感謝天主，教友們都很體諒包容我，也幫了我很多。

請否請您簡述台灣人的信仰？

你要了解在台灣，一個有著兩千三百多萬人口的國家中，只有大約1%是天主教徒，雖是如此，他們為身為天主教徒而自豪，並且對於教會有著強烈地歸屬感。

我在那裡的幾年中，施洗了終32個人。我以深厚的愛，憶及一位58歲患有癌症的先生。他全家人都都是天主教徒，但是他始終都不信主。一天他們要我去醫院：「他想要領洗。」我記得我問到他關於信仰的真理：「你相信天主父、天主子嗎？...」他堅定地回答我並緊抓著我的十字架：「是的，我相信！」當我要離去前，他問我是否可以留著我的十字架，他說：「這是我現在唯一的安慰」，之後不久他就在平安中去世了。

在我探訪病患者時，我經常想起聖施禮華在他準備著主業會的基礎時，便是在馬德里的醫院間探訪那些將不久於人世的病患們。我現在對台北的所有醫院瞭若指掌！在那兒我曾經為病危者傅油、授洗，甚至為他們主持婚配！

您如何和非教友們解釋天主教信仰？
普遍來說，台灣人相當尊敬他人的信仰，所以是很容易和他們談論這話題

的。在過去三年裡，我們就在這城市的鬧區舉辦過基督聖體遊行。堂區教友們準備了一張有著各色稻禾花樣的地毯，這是一個為群眾解釋聖體的好機會。

當聖誕節的腳步逼近時，我想要在個公共場合設置基督誕生的景象，這項傳統是向人訴說基督的佳機。在台灣一間大銀行鄰近於我們教堂，這棟大樓的入口處有個小花園—這是再好不過的絕佳地點了。我邀請兩位教友們陪同我去拜訪負責人，在進門前，我們先唸了聖母經，保佑一切都能順利進行。那天也正是12月12日，瓜達露佩聖母慶日。

最後我們不僅順利地與負責的人相談甚歡，他隨即答應我們的請求，此外還願意支付架起此佈景的一切費用。

這項傳統讓許多台灣人驚艷，自那時起，每年都會架起這耶穌誕生的佈景。這真的是個傳播信仰的良機。

但是您的原意是去中國大陸

我也真的去了中國！我的中文在學到相當程度後，我聯絡上當地被迫害或是所稱的地下教會，並有機會去探訪他們。我甚至去拜訪了住在長城北邊的基督徒們。

在認識他們以後，我敢說我從未見過有比那些在中國遭受迫害的教友們有著更堅定信仰的人了。那是被十字架淨化過、經歷過痛苦磨難的信仰。他們教了我許多，例如，當我們一大清早在某一人家中舉行彌撒時，這些人的虔敬之情著實令人動容。對他們而言，彌撒真是份珍貴的寶藏。

一位曾被關在獄中，如今被軟禁的主教告訴我：「為了讓教會能在中國發展。有三項重要的事：我們千萬不要害怕、要忠貞不已，還有我們身為神父的要接受完好的培育。至於其他的事都會水到渠成的。」

這位主教開了一所孤兒院，裡頭住著72位在街上被找到，被遺棄和患病的孩童們。中國的神父們絕大多數都非常地英勇。

該如何幫助在中國的教會？

藉著祈禱。

僅是如此而已嗎？

不過只為教會祈禱是不夠的，我們還需要為中國的掌權者祈禱，所以他們也能皈依。除此之外，金錢方面的援助，也能幫助中國的神父們前來歐洲接受培育。

您下一步的計畫呢？我在西班牙所屬教區的主教成立了一所修院，並指派我為院長。所以我將會回去塔拉索那，在那裡繼續服務教會。但是，雖然我離開了中國，心卻永留與此。

pdf | document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from <https://opusdei.org/zht/article/wo-xin-jiang-yong-liu-zhong-guo/> (2026年1月13日)